

当加尔文主义变质走样 (I)

Tim Conway

illbehonest.com/chinese

请翻到马太福音28章。耶稣基督从坟墓中出来，他复活了！在马太福音28:18，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最后所说的话，是他给门徒最后的命令。“耶稣进前来，对他们说：（18节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

现在我们很快地跳到马可福音16章，马可的版本，马可的翻译，耶稣最后的话。他复活了，他从坟墓里出来，他为他的羊舍了命，他正在门槛上，要升上高天、坐在父右边。马可福音16:15，“他又对他们说：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信而受洗的，必然得救；不信的，必被定罪。”

现在跳到路加福音24章，根据路加福音，再一次，看我们救主最后的话。路加福音24章46节，“又对他们说：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”当然，当他说这些时这事已经发生过了。节，“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、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”基督已来了，完成了他的工作，受难，复活，现在，悔改、赦罪的道要被传到万邦，从耶路撒冷起。

罗马书第十章.....请翻到罗马书十章，第十二节，使徒保罗，罗马书第十章12节，他说，“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”这就是福音，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（罗马书12:13）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涉及我们刚读到的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和路加福音，罗马书10章14节，“然而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”不要太顾虑“传道”这词，这词的意思不过是宣告、宣布。就是有人把福音讲给他们听，“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：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”

今天我要开始一个短系列，我叫它作“当加尔文主义变质走样”，第一部分，我不确定会有几部分。“当加尔文主义变质走样”。在这讲台上我几乎没有用过这个词，有意不用，你们不曾听我讲过，为什么呢？主要是我对这类名称不感兴趣，它们所描述的神学系统，并非直接来自圣经。我最愿意做的，一直是解经，逐一的讲解圣经中的每一书卷。“加尔文主义派”一词和“基督徒”一词不同。“基督徒”这词是圣经中的，是合乎圣经的观念，而“加尔文派”一词则是历史上的词汇，但是，它是有含义的，它不代表你是追随加尔文的人，也不表示你相信加尔文所相信的一切。

“加尔文派”一词，和“归正”这一词，基本上是相同的。你必须了解它的历史背景，这词当初第一次被用，是为回应十七世纪初时，在荷兰归正教会所发生的错误。当时有个会议被称为多特会议。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吗？多特会议，是关于什么呢？是荷兰归正教会的会议。有雅各·阿米念的跟随者和门徒，或叫雅各布斯·阿米念，他们被称为阿米念派。今天我们仍这样称呼他们，另外有那些加尔文派；这次会议的结果是：结果产生了多特信经。基本上表达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。不容置疑，那会议还包含了其他方面的内容。今天所谓的“归正”，或所谓的“加尔文派”，表示你坚持当年那会议所主张的教义。只意味着你确认他们当年所确认的五要点，你可能在许多方面和他们不同，但通常意味着你确认那缩写为 T.U.L.I.P.的五点，不是吗？人的全然败坏。我们确

认这点不是因为历史上有这种说法，我们确认这点，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的。当时他们着开这个会议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加尔文教义的信徒，至少信那五点的信徒，相信这些真理是圣经所宣称的。他们相信阿米念派已经背离圣经了，事实上，阿米念派并没有得胜，而他们本来就不该，因为他们所教导的是错误的。T. U. L. I. P. 缩写的意思是（T指的是）全然败坏。我们从圣经得知这点，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（U指的是）无条件拣选。我们从圣经得知这点。孩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。我们从圣经看到，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这在圣经里。the “L” “L” 指的是，有限的救赎，或者我们比较喜欢称为特定的救赎。但我们知道耶稣上十字架，的确成就了一些事！他说他为他的羊舍命！“I” 指的是，不可抗拒的恩典。看哪，我们都知道，没有人能到父这里来，除非什么？除非父吸引他。我可以保证，当父吸引时，你一定会来。而非当父吸引你时，就突然有可能来。当父吸引你时，他使你活过来！当你活过来时，你就是活过来了！这是一个新生！当你活过来时，这是一个新的创造。（P指的是）圣徒的永蒙保守，圣经不是清楚的说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吗？圣经不是清楚的说，神会使他的百姓有敬畏神的心，好让他们不离开神吗？（耶利米书32:40）圣经不是清楚的说，我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？你是被保守的！我们相信这些是合乎圣经的，我们相信这些是真的。真正的阿米念派否定这五点，所以当时，这五点被声明。这些声明并非随机，是为了回应阿米念的信徒，所做的声明。

因此，这有它的历史意义。它是历史上的争论，历史名词，归正的，恩典的教义，正是这五点。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，当我们用这词的时候，所指为何，我们是在确认那五点。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“加尔文派”？我会说“是的”，但我的意思不过是，我并非相信加尔文的所信的其他一堆东西，但我相信那五点。这是今天一般典型的意思。我要开始一个短系列，当加尔文主义变质走样。

让我们回到另一个历史上的时间点。。地点在德国的贝尔特尔斯多夫。让我问问，你们大概没有人听过这地方吧！如果你知道这个地方请举手，或是你知道与这地方相关的事，德国的贝尔特尔斯多夫。什么事与这地方相关？（人群中的回答）教会暴动。（蒂姆·康韦）不，他说教会暴动，让我给你们一点线索。贝尔特尔斯多夫离黑尔恩胡特有两英里，有没有帮助？有没有人听过黑尔恩胡特？摩拉维亚弟兄会来自那里。日那天，在德国贝尔特尔斯多夫的一个教堂里，在黑尔恩胡特附近，一群黑尔恩胡特人，被称为摩拉维亚弟兄的，在圣餐之后离开教堂，他们几乎分不清自己还在世上或是已经上了天堂，怎么回事？摩拉维亚弟兄会的牧师和领袖，新森铎夫伯爵，正在宣讲基督的同在，忽然间，一时之间，整个会众确切感受到了基督的同在。就在他宣讲这个的时候，圣灵忽然降在那地方。基督的同在不再只是一个宣讲的教义，一个用脑子来处理的真理。忽然之间，基督就临到了，基督同在的意念，很清楚的、很显然的横扫整个会众。全部都经历到了，甚至在20里外有两个正在做工的摩拉维亚人，他们对那聚会完全不知情，却也在同一时刻，经历到基督荣耀的同在。在20里之外！（P）让我告诉你这些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，他们很单纯。新森铎夫是位贵族，他不属于那群人。摩拉维亚弟兄来自摩拉维亚，就是捷克斯拉夫。（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）他们受到了逼迫。他们是扬·胡斯后来的跟随者。他们受到了天主教会的逼迫。在受逼迫的时期，他们逃难。新森铎夫收留了他们，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，大约有300人，他们都是无名小卒！他们是穷人，有一点像吉普赛人。这些是躲避逼迫的人。他们到了那里，都很年轻，新森铎夫是这个运动的人类领袖，那时他27岁，你要知道，他们大部份都是这年纪，这是大约的年龄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不算新森铎夫，这些人在世上完全没有影响力、智慧、权力、财富，他们的敌人称他们是胸无点墨又无知的人。（P）可是我告诉你，我查考了一位摩拉维亚历史学家所说的，他说在1727年被圣灵浇灌之后，这

些本性害羞、胆小的信徒，立刻被转变为火热的传福音者，在基督的大能里向前。在圣灵浇灌之后的头三十年里，摩拉维亚弟兄会差派了数百名宣教士，数百名！带着基督宝血救恩的福音，不只到了几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，也到北美的许多异教徒当中，到南美、到北极、到亚洲、非洲、到一些岛屿中，而且大部分不是透过牧师来作，他说，绝大部分是由平信徒作的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由那些受过训练要做领导的人，而是这些表现出模范品格的人，他们有分享基督的热情，他们被差派到各地，在死亡线上挣扎。他们一旦死亡，就有下一批被派出，一批接一批，被差派到世界各地！摩拉维亚弟兄会有一份杂志，发布他们的宣教活动，这杂志叫做：“摩拉维亚会刊”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从第一批摩拉维亚弟兄出发开始的六十年间，他们记下了所有的历险，都在这份杂志里。猜猜这些到了谁的手中？到了一个叫做威廉克理的手中。他是英国某个浸信会的会友，这些杂志到了他的手中，在一个和他自己浸信会弟兄的会议上，他把一份摩拉维尔的杂志丢在桌上，这深深地打动他。他对他的朋友说了下面这些话：“看看这些摩拉维尔弟兄们所做的事，我们为何不能效法他们的榜样去顺服我们天上的主？出去到世界各地，向异教徒传福音！”威廉克理.....那抓住摩拉维尔弟兄会的火也蔓延到了他，抓住了他。克理被称为“现代宣教之父”，他的心火热，年，克理的浸信会朋友在英国岸边送他上路，他再也没有回来！他到了印度，在那里有41年，他付出了他的生命。和马士曼、华德一起，这些人，41年来，他们出版了44种不同语言的圣经。整本的圣经或圣经的一部分。他们在亚洲的那个区域，遍设宣教站。

神使用了什么让这个人满腔热情？如此火热？是什么？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榜样，和其他类似的例子。但不止于此，不止于此！是神的话，打动这人的是神的话。是那复活的救主，在大使命里所说的话。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流血的工作，他为了他子民的罪孽被压伤，从基督而来的任务萦绕在克理的耳中。他被那些话催逼着，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

然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在1793年从那个岸边出发，但让我们倒退一年，回到1792年，克理被差派并非轻而易举，到处都是阻碍。从他妻子来的阻挡，他父亲的阻挡，他自己宗派中某些浸信会许多牧师们的阻挡。阻碍、阻碍、阻碍！克理并没有获得多方的支持。应该是安迪弟兄告诉我的，有人曾在当时的期刊里提到，“我们看不见成功的可能。”一个他宗派里的弟兄叫他“热心份子”，也就是今天的狂热份子一词。你不过是个狂热份子，你过度热心，你是个神经病！有些他的牧师同工预测失败。据我了解，对某些浸信会会友来说，克理让他们十分难堪，大多数人这样认为。他也有一些亲近的朋友：福乐、丝克里夫、皮尔斯、莱廉，如果你们听过这些名字。当时大约有所这个宗派的教会。在这事上只有一小撮人站在克理这边，大部份人都反对。他们说简直像一只被困在帽子里的蜜蜂。我们今天不这样形容了，但当时那样说有它的意思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克理对自己关心灵魂的热情，没有保持沈默，他大声疾呼，你知道他怎么做吗？他写了出来，他写了一个小册子。小册子的标题是：“再思”（意思是我们要再一次思想，我们要考察。）“再思基督徒使用工具带领异教徒归主的责任。”使用工具，我们有责任吗？他要再一次思考这个现实，从大使命的观点而言，我们身为基督徒是否有责任使用工具，真的把福音带到万国？还是我们只要消极的坐视？这是他所写的内容。在那作品里，（我印出来了，我念过了，）克理在第一段论到，马太福音28:18-20仍然适用在今天。他竟然还需要为这点争论，大使命是否仍与今天的教会有关，有如与当年使徒时期的教会有关？但是，问题在于，为什么克理竟然还需要为这个真理辩论、争战，争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的大使命，是否与今天有关？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。”为什么他还需要为这真理争论？是什么

样的错误渗透进了教会，竟然质疑大使命？直接的答案是：极端加尔文主义！请你听我说，加尔文主义、加尔文派不等于极端加尔文派。有些阿米念派的人，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认为，只要你相信那五点，相信恩典的教义，他们就称你为极端加尔文派；那并不是极端加尔文派，极端加尔文派是变质走样的加尔文主义。所以我想要用一个短系列来讲解极端加尔文主义，当加尔文主义变质走样。

很显然的，有一个问题会出现，我的妻子已经问过了，原因何在？她说，“我们教会又不是极端加尔文派，何必呢？”显然她想说服我向会众讲别的，一些必要的、切身相关的内容。她只从表面来看，不认为这与我们相关，但我认为非常有关，就让我来告诉你原因。

为什么讲这个？为什么现在？我至少有十个理由，也有可能在这系列的进行当中，我还会想到其他的理由。请和我一起思考，什么是极端加尔文主义？它把加尔文派所相信的真理，把加尔文派所相信的：全然败坏的真理、无条件拣选的真理、特定的救赎、不可抗拒的恩典、圣徒永蒙保守，把这些神有绝对主权的真理，把它们转变一下，结果得到了一些结论，是圣经所没有的。这就是阿米念派和极端加尔文派的问题，他们两者都从出发点，合乎圣经真理的出发点，然后经过属肉体的逻辑和推论，得到圣经所没有的结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解这个的主要原因，它和如何恰当解经的关系，远超过和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关系，我们务必不能让我们的逻辑、属肉体的逻辑、残败的人类逻辑，把我们引到不该去的地方。（P）真确的逻辑、好的推理、有确实根据的推论，都是好的，但是我们的结论需要与圣经对照，我们才不致犯错。这是我目前所看见的，下面是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几个理由。

第一点，归正教会当中，坚信那五点的教会，很悲哀，此间有多少不像摩拉维亚弟兄会，又有多少像威廉克理的？我的意思是，告诉我，指给我看全球的宣教事工上一马当先的归正教会，指给我看！是有一些，但他们占多数还是少数呢？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，大体上，有几间归正教会俱策略性的差派宣教士？动员宣教士？非常少数。

第二点，个别的归正信徒，那些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的信徒，不清楚该向罪人传什么。你们其中有人记得，不久之前，我们的年轻人要上街去传福音，我知道他们其中有些人才刚到教会，才刚认识恩典的教义，我想知道他们会怎么传，我知道在潘恩家有个查经班，他们邀了我去分享，我记得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，我对他们说：“好！这些都是圣经教导：没有寻求神的。（在圣经何处？罗马书3章、诗篇14篇。）没有寻求神的。这是圣经说的！圣经说没有一个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；圣经说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对吗？我所做的是，和他们坐在一起，指出一连串的经文，一句接一句，“让死人埋葬死人。”我们面对这些死人，本质上是死的，照本性没有寻求神的，照本性没有一个好的，照本性我们是死在罪中的，照本性我们是与神为敌的，照本性我们无法蒙神喜悦，我们是与他隔绝的，我们没有追求善的道德能力。我提出这些例子，然后我说：“好，各位，你要向罪人说什么？”房间里一片沈默，蟋蟀都出来了。（安静到只听见蟋蟀的声音）最后约拿单·潘恩开口说：“没错，我们不再知道能说什么了。”我们还是阿米念派的时候知道说什么，现在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但是你知道，我猜大多数在那查经班里的人，现在已经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另外也认清一点，就是这个教会正在增长，一直都有新的人来，我认清的是，只因为我可能被说服，约翰（一位长老）可能被说服我们需要差派宣教士，只因为那天在场的那群人，可能被说服我们需要差派宣教士。只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该说什么，并不代表所有新来的人在这方面都被说服了，也知道该说什么。

看看第三个理由，许多基督徒告诉罪人去祈求一颗新的心，或祈求神赐给他们信心。这已经比不知道该说什么高一步了，但是他们说的其实不是他们应该说的。圣经并没有说传福音是去告诉他们需要向神求一颗新的心，这不是福音！福音没有说你只要求神赐给你信心，或求神使你悔改。只

要做这些祷告！

下一点，第四点，基督徒为得救的确据挣扎。这有什么关联？要知道，在极端加尔文派的圈子里，因为他们所信的，所造成的是对得救确据的极度缺乏。在极端加尔文派的圈子里，许多人怀疑自己是否得救。这几点，有些与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关联十分明显，有些不那么明显。而如果你还不明白极端加尔文主义..... 我会再进一步解释这词所代表的意思，但是我在这里给你的是，我认为的理由，为什么需要这个？为什么现在需要？因为极端加尔文主义和这些都有关，和这些问题有关，和这些弱点有关，和这些错误都有关。

第五点，基督徒们对使用工具漫不经心，你还记得克理吗？他要查究的不是我们能不能使用工具，而是我们有没有责任要去用。我告诉你，记不记得詹姆斯·詹宁斯弟兄最近才说过，他刚来这里的时候，对约翰·赛志鐳持续为工人的事祈求，感到非常惊讶。那就是工具的一种，我们用祷告求神给我们工人，那就是工具！你看，我们可以过度强调神的主权，而认为如果神要兴起宣教士，他就会自己兴起宣教士，但那并不是圣经所说！圣经说你务要以祷告为工具，圣经要我们祈求神，叫那庄稼的主人兴起收庄稼的工人；工具！神使用工具！他使用第二因，在这上面，我们有责任去做。所以这是另一点，我注意到基督徒们对使用工具漫不经心。

第六点，归正的基督徒们轻看祷告的重要性。同样的，如果神有绝对主权，祷告就无关紧要了。你说，哪里有这样的事？但愿没有，也感谢主，我相信在我们这里没有，但是有时候有人搬来这里，他们来自别的归正教会，说我们之前的教会并没有祷告会。约翰·赛志鐳弟兄才告诉我说他在尼加拉瓜的时候，那里有些弟兄和美国去的、其他的归正教会弟兄同工，在那里他们同工一段时间了，我想是过了两年之后才有第一次的祷告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第七点，过度消极；这也是我刚刚所提到那点的另外一个说法，但我看过一些相信恩典这个教义的教会，非常消极。如果神要做，他就会做，这正是那些人告诉克理的！他们说如果神要到印度，他不需要和你或我商量。我知道神不需要和我们商量，但是神已定意要借着他的子民把福音带往各国！过度消极，与主动相对。他们只坐着不动，等着神来做我们有责任去做的部分。

还有第八点，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辩解掉马太福音28章和大使命；也许你还没有见过种情形，但是就在上个主日，一个教会的访客告诉我，他来自的教会牧师说，马太福音28章的18、19、20节不适用于今天。我越来越常听到这个，人们辩解说，那只适用在当时第一批使徒身上，甚至在归正教会里。

看看第九点，归正教会的会员是在阿米念教派里信主的。我指的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有多少归正教会不再见到新的信徒！他们的成员是在阿米念教派的圈子里归主的，然后在明白恩典的教义后，才转到他们的教会。我还记得ARBCA，美洲归正浸信会协会，我们之前审查过，考虑是否加入这个归正教会团体，好在宣教事工上，与他们一起并肩努力。你知道当初在2001年，考虑是否要加入他们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什么吗？他们的宣教士，没有一位是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归信、且在他们自己的圈子得到宣教热情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！这是怎么回事？！这跟当时弥漫在克理时代的麻木情况是一样的。当我们生不出新的信徒和宣教的热诚时，就只有从外面来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们目前差派宣教士，已经不是这样了，以前是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并且有些归正教会加入了他们，我认为约翰·派伯和保罗·华许，在激起这些归正教会传福音的热情上，功劳很大。

看看第十点如何？归正教会在自己的社区里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；在一些归正教会里，有人需要开一小时的车才能到，而那些在一分钟距离之内的人，却不知道在他们社区里有这样的教

会，真是悲哀，但这是许多教会的实在情形，但愿这种情形越来越少。

弟兄姐妹们，请听。我说这些，并非出于无知，我是在将近25年前，在密西根的卡拉马祖得救的，让我告诉你，在那一带地区，荷兰归正教会的极端加尔文派、浸信会、极端加尔文派的重浸会，充斥在那里，极端加尔文派猖獗，到处都是。而且我要告诉你，在那里的重浸派的那些人，他们正是当初反对威廉克理去宣教的那些人的后代。他们宣扬那些阻扰富勒、克理的人，今天仍出版他们的作品，我的书架上有他们的书！威廉·韩亭顿、约翰·布莱、约翰·吉尔、非尔帕、帕潘；我的书架上有这些人的书。然而感谢主！我的心中有一团热火，我不是因为他们而得救，很少有人是，我是透过约翰麦·克阿瑟的事工得救的。可是，我要告诉你，就在那些书的旁边，神让我在书架上，神让我在书架上还有另外两本书：圣经、使徒行传。怀特菲尔德、达里茂的两册。我和克雷格会坐在他的客厅里，沈浸在这些书中，我们读他们，我们的心被鼓舞，和包围我们的那些极端加尔文派完全相反，我们的心火被点燃。在哪里？当我第一次听保罗·华许说，在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时，他打开圣经，他真想把那本使徒行传撕掉，我完全明白他的感受，我的心跳加速，你知道他的感受吗？他觉得使徒行传是个笑柄，他觉得，在哪儿有这样的事？神的能力在哪儿？在哪儿有得救的人？差传的教会在哪儿？宣教的热情在哪儿？那是他所感受的，也是我的感受。我们赞叹也渴望在怀特菲尔德传记所读到的，人们就那样被激励而祷告。怀特菲尔德被克理时代的极端加尔文派怀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重传福音！在那些极端加尔文派的想法里，加尔文主义和传福音不相容，因为他们误解了神的主权，哦！弟兄姐妹们，愿神给我们热火，我亲自见证过那种麻木的真实情况。

你知道，我们以前住在那里的時候，没见过人得救。事实上，一个极其普遍的心态是，你若相信自己得救的，都太自以为是了。我还记得刚搬下来的时候，打电话回密西根给克雷格说，“克雷格！在这里他们相信恩典的教义，而且真的有人得救！”这就好像是一个奇迹！也确是奇迹！但是，当发生的时候是多么真实！在人们祷告和传讲福音的时候就发生了！问题在于，那边没有人用一个真正期望看见人归信的心祷告，至少在我们所认识、熟悉的圈子里，在西南密西根没有。德州的教会在传福音、会出去宣教，在密西根你根本不会明白这些。

极端加尔文主义，从这个名称你就知道我认为那是坏的，那是坏的！那个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我所说，极端加尔文主义不是一个代表全部加尔文主义的词，它是一个变质走样的加尔文主义。它把加尔文主义好的、真实的、合乎圣经的五个要点，扭曲成错误的结论.....他们是这样推论的，我再再说，那种推论导致一个没有圣经根据的结论。这是我们要小心的！他们是这样推论的，他们推论，如果人是全然地败坏，（人的确是！）他们推论，如果他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而且除了父吸引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，没有人寻求神，靠他自己的力量，靠他自己的力量他不能相信，那么，我们就不该说他们要对他们能力所无法做到的事负责。既然一个属肉体的人不能接受十字架的信息，不要鼓励他去接受！这是他们的推论。

甚至当论到使用工具这方面时，他们告诉克理，“神会拯救那些国家，不需要征询你。”换句话说，你不需要做任何事，你没有任何义务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，指出极端加尔文主义和我所提出这十点是相关的，也就是我要讲这系列的原因。我说过，有些关系是很清楚的，有些则不是，但我要我们从极端加尔文主义中学到最重要一点是：我们必须小心，根据神的真理所作的结论不要与神的话本身的结论不一致。看看阿米念派和极端加尔文派是如何推论的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？他们说（他们双方在这点上认同），他们双方都基于这预设，那就是，如果人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相信神，那么我们不该鼓励他们去信。他们双方都这样认为，一方朝这个方向，另一方

朝另一个方向；阿米念的结论是，因此，我们不相信人不能够，他们一定能！但因为基于这点，至少他们传了类似福音的东西；而极端加尔文派的说，人不能，所以不要鼓励他们。那么，我们该怎么看呢？人不能吗？不错，但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，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催促人们负起责任，而他们确实有责任卸下他们反对神的武装，卸下他们的武装与悖逆，那才是对的；并且信靠完全值得信靠的神，他们能或不能不是问题所在，他们有责任去做，神命令各处的人们悔改，所有的人！所以我们告诉所有的人，务要悔改！神呼召你放下你悖逆的武器！你说，但是他们无法回应，听我说，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，但是那许多已经接受他的人能够，不是吗？我指的是，在这本书里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成为基督徒了吗？在这个教会里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成为基督徒了吗？那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因为在人不能的时候，福音的大能在他们身上爆发，他们被重生，他给他们生命，他吹一口气进去他们里面，藉着每一次宣讲福音里提到的人的责任！因此我们不作那种错谬的结论，那些是属肉体的、人的逻辑，变质的逻辑，好的逻辑是好的，但结论必须与圣经相符合。想想看，想想其他变质走样的几点，想想特定的救赎这点，他们同样弄错了，所用的是这种想法，如果耶稣是特为所拣选的人死，那么我们不可能真心地向所有的人传福音，这和能不能够无关，和这是不是一个真心的提议有关；好吧，我到街头去传福音，这一定发生过，我保证就在你们当中有人陷入过，你面对着一群人，一堆民众，城里的人，挨家挨户的，你去到他们面前，你对一些人说，“如果你相信，如果你悔改、相信，基督就会拯救你！”然后你开始想，我可以这样向每个人提议吗？我可以保证耶稣的血足以拯救这个人吗？让我们这样想想，如果耶稣基督为他的羊舍命，我真的可以向外面任何一个人说，如果你相信，耶稣的代赎就是为了你吗？这个犹豫来自如果他只为被拣选的舍命，我们随机对没有被拣选的人所提供的岂不是空的？岂不是空的、不切实际的？因此，你知道阿米念派怎么做呢？他们就说，他为每一个人死，是平等的！他们是这样解决的，他们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。

你知道极端加尔文派怎么做吗？他说，没错，那是空谈，所以不必对任何人提。你说，他们认为那圈子里的人又是如何得救的呢？哦，你要注意到你有被拣选的证据，因为宝血是为这些人，所以，你一旦看见一些人有被拣选的证据，你就开始叫他们相信，你又如何看见被拣选的证据呢？你会开始看见他们表现出重生的样子。拿神的爱为例，阿米念派说，如果神是爱，表示什么呢？预定论不可能是真的，不是吗？神不会选他要拯救的，又选他要越过不拯救的，如过神爱世人，表示呢？他不能选一些而越过另一些，因为那就代表他并不真的爱所有世人，那是阿米念派的推论。如果神是爱，他一定要同等的爱每一个人，所以，每个人一定要有同等的机会。而极端加尔文派又如何解释呢？你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吗？神根本没有爱。我说的是，你看过极端加尔文派如何翻来覆去，试图解释那富有少年官，他本来拒绝耶稣，但圣经又说耶稣爱他，极端加尔文派说，那么，他一定是使徒保罗，虽然他当时拒绝了，但后来却被拯救了。真是荒谬！并没有圣经根据。难道圣经没有神爱世人的根据吗？我们不是上个礼拜才听到吗？我们听过了！这两边的人，怎么回事？他们的结论是，神是爱，所以这个不可能，神是爱，所以那个一定是真的，结果他们得到的结论只不过来自属肉体的逻辑。如果我们真想知道爱是什么样子，而爱是神的一个本质，神是爱，当你真想知道爱是什么样子，不要你用属肉体的逻辑说，“好吧，如果神是爱，他不可能允许飓风摧毁菲律宾！”你看，人们是这样作结论的。如果你真想知道在神里面的爱是什么样子，你该怎么做？你来到圣经里！这是我们所做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是谁、我是谁？可以说：“哦，我们相信神是这样的，如果神是爱，他一定是这样。”但如果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，再去查考神的话，而神的话也给我们相同的结论，那就很好了。然而我们需要作庇里亚人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研习的目的，要作庇里亚人。我们不要在这“特殊的救赎”、

或是“人的全然败坏”、“不可抗拒的恩典”、“神绝对的主权”，我们不要作出扼杀宣教、扼杀福音的结论！那却是常见的。那也是极端加尔文主义的真正问题所在。就是把一些好的圣经教义一转，结果发现一个几乎不知道如何向世人传福音的教会就出现了，他们不向前、不主动，只消极的坐在那里，等神的主权来做我们有责任去做的部分。这种情形的发生，是骄傲自大，自以为是！我们不尽我们该尽的责任时，就是不敬虔。这也是威廉克理的重点，他说：“我们有义务！”他仔细查究这事之后的结论是，“是的，我们有，让我们向前吧！”如果我们要付出的是生命，又怎么样！如果我们要付出的是金钱，又怎么样！我们有没有生命？我们有没有金钱？不是为着这个世界活？我们拥有这些，难道不就是特别为了这种事？要走出去、把荣耀的福音带到天下万国，好看见丰收！男人、女人来到十架前俯伏，降服！然而除非有人出去宣讲，他们怎么能够这样？这就是我们要看的。要根据圣经，弟兄姐妹们，要根据圣经！当你要对某些教义作出结论时，你紧接着该做的是问问自己：圣经也有作出相同的结论吗？我们需要思考！神要我们思考！我们需要思考，我们需要推论，我们需要作出结论，我们需要那样。良好的推论有它的价值，那与释经学有关，与解释圣经有关，与你正确了解圣经有关，与作个庇里亚人有关，庇里亚人贤于其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“天天考查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”（使徒行传17:11）什么道？保罗所传的道。但是如果你要作庇里亚人，你也要查验你自己的结论，查验每件事，根据圣经查验每件事。要知道，我们常会作出不符合圣经的结论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用功再用功，直到我们的神学与圣经相符合，直到我们的实行方式与圣经相符合，因为当你的神学出了错，你一旦开始作出那些不该有的结论，实行的方式就会出错；当你实行的方式出错，加它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四倍，忽然之间整个教会都把那当成真理。教会就死亡了。要不要我告诉你有关那些极端加尔文派教会的一些事？在克理的时代，我相信有240所教会，我想我听约翰·派博说过，曾经在80年之间，从280所掉到150所，为什么？因为极端加尔文主义制造死亡，你停止宣讲福音，你停止祷告，你停止使用工具，你停止将你的生命这样付出，教会就会死亡。我不想看见这样的死亡。弟兄姐妹们，愿主帮助我们。